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疑耀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潘曽起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疑燿卷二

明 張萱 撰

柳子厚非國語

樓迂齋謂柳子厚文章皆學國語却著非國語是私其所自得而諱其所從来也其天資刻薄如此今世有一士人止能讀一部文選其所撰述皆竊文選中糟粕以自衒但對人輒排斥文選是亦一子厚也余謂即能作

文選便足佳何以諱為第恐其不能為文選耳子厚之非國語其文即可為國語否耶而奈何諱之

施全

施全於岳武穆死後欲刺秦賊而不得者但全先嘗為秦客最狎名在十客之列今岳死而讎秦豈忠義在人心即恩私不能奪耶

賈誼蘇洵薄德

漢賈誼之知名於文帝朝者以守吳公薦之也史逸其

名即誼終身亦未有一言及吳公者余嘗疑之蘇老泉為布衣時未知名有雅安守劉大簡字簡夫者深器之以書上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忠定公薦之語甚切至東坡頼濱文章滿天下獨無一語及簡夫老泉集中亦止有與簡夫辭辟試一書耳而與簡夫請納拜書及老泉所作簡夫墓銘今皆不載豈編集時有意去之耶古人謂感恩易知己難賈誼之於吳公老泉之於簡夫可謂知己矣豈有所諱而然耶請納拜者請行門生禮也

生前即願出門下身後即諱而去之亦薄德矣余見有一顯貴人在故相趙文懿公門下二十年恩遇甚厚而文懿公捐館輒肆詆毀真犬彘之不若也

噴嚏

廣陵嘗有一名醫以醫致富其門如市即貴顯之家不輕造也偶廣陵守署中有病者亟召之醫不得已詣堂下守適有公事不及呼前而此醫適作嚏兩三聲守問曰何為而嚏醫曰外人有念醫士者守笑曰嚏乃肺家

中風耳而云外人相念則嚏為肺病且不曉何名曰醫遂叱之去此醫退術遂不行余謂守雖知嚏為肺病而不知人相念則嚏乃古語也毛詩終風章願言則嚏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宋王易燕北録契丹俗戎主及太后噴嚏近位畨漢臣僚齊道治夔離華言萬歲也今嶺外人噴嚏亦或呼曰大吉利市者即此意故漢藝文志有噴嚏耳鳴十六卷則嚏者古人亦以吉凶有相關者若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是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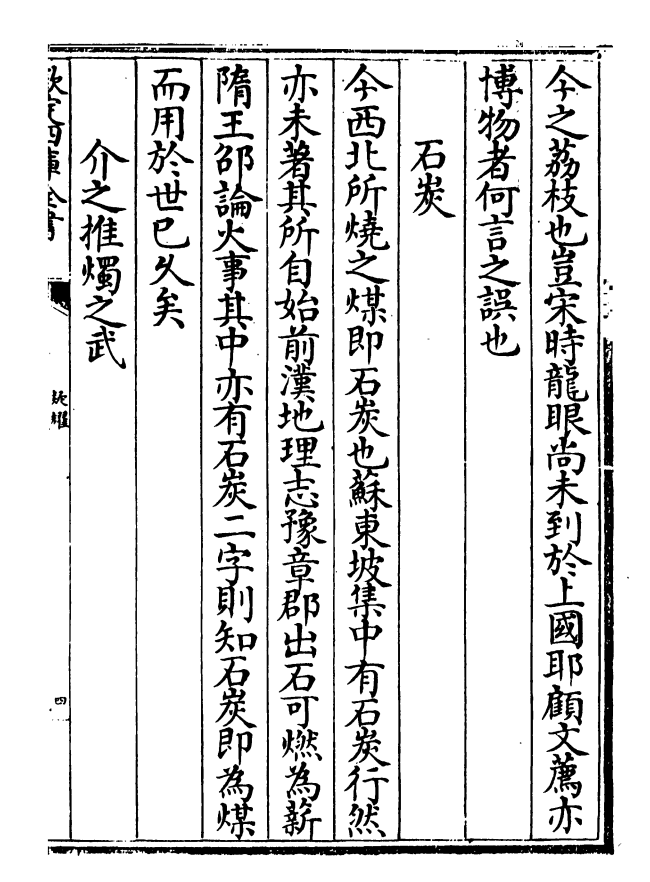
未必皆肺病也今噴嚏耳鳴書已亡想有可觀者

生乞壙志

宋時有諛王安石者嘗守番禺以書求安石曰某所恨微軀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丞相一薶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乎後世近有乞生壙志於名公貴人者想同之也

荔枝

西京雜記南越尉佗獻漢高帝龍眼樹負暄雜録謂即



今之荔枝也豈宋時龍眼尚未到於上國耶顧文薦亦博物者何言之誤也

石炭

今西北所燒之煤即石炭也蘇東坡集中有石炭行然亦未著其所自始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為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亦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即為煤而用於世巳久矣

介之推燭之武

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非姓也二人賢者為國人所取信故特標其地以異於衆耳如漢四皓皆以所居為氏而其本姓竟莫可攷

開脇而産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次參胡次彭祖次會人次安次季連皆有名德於世而受姓為侯伯譙周作古史考乃以為妄廢而弗論見亦隘矣彼修

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坼而生契皆為帝王是天將興之必有異於人者非常理所可測也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宋時莆田有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亦無恙此亦足以明陸終氏之非妄矣

詩叶管絃

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卒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葢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音調出於性情性情和而後

音調諧此天地自然之妙不假安排者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辭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協入聲律宋玉灼碧雞漫志謂之暗合孫吳余按今人之以諸公詩賦譜諸管絃者皆更換其句錯綜其章添減其字方於聲律可協皆非諸公原文也於孫吳終非暗合矣

妒婦不可少

諸葛武侯以醜婦為養心之資余謂妒婦亦然南唐樞

容杜業妻張氏甚妒烈祖命元皇后召張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非婦道所宜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若縱之反貽其禍將誤於任使矣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盤綵段賞之余謂肖嗣既得血氣將衰若張氏者誠不可少也

莊周鼓盆

莊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為達余謂不然未能忘情故

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四凶

四凶者昆屯窮竒檮杌饕餮也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為凶族然有今之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走我之上駟也不然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為魑魅者不知堯何以處之

司馬文正海忠介

司馬温公元豐末來京都人奔競觀之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葢以千萬數上命户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

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象刻印鬻之家至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張淏雲谷雜識謂千古一人而已余謂温公之後又有一人焉余鄉海忠介是也忠介久居田里歲癸未起南京都察院入京之日黄童白叟塡溢街巷以觀公凡鄉民過其第者必求一見踵相接也公每歸私第輒危坐聽事不退居亦不閉門以便鄉民之求見者公閗見我何為欲言事乎鄉民

叩首無事止願一見海翁顏貌耳自朝至暮不少休及卒於官人爭畫其像畫士亦多致厚資還櫬之日老幼提攜頂鑪香夾道呼海翁翁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舟次罷市數日今江南郡邑相傳公已為神皆尸祝於家每於公死日相率追薦至有費千金設一醮者此與溫公何異夫溫公在宋嘗為執政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故人皆歸之忠介未嘗一日得行其志而人之歸之亦與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

其爲君實者同一恍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弟忠介得於人者與温公同得於天者則不及温公遠甚温公有子康官至侍讀忠介則黒衣之綴蔑如天之報施善人又何異耶温公身後又有不幸者紹聖初章惇蔡卞請發塚斵棺帝不許乃奪贈謚仆所立碑復貶崖州司户參軍蔡京用事復降正議大夫至列名於姦黨之碑若忠介則葢棺之後人無異言令聞不已此又温公所不能得於公者也

佛書入中國

世但知佛書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秦之先中國已有其書隋經籍志曰其書久已流布遭秦火之世所以湮滅又劉向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又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屠經此皆白馬未入中國之前也況明帝時傅毅對帝所言皆是佛書使先此未有佛書毅何從而得之是明帝前雖有其書尚未盛行自白馬既

來之後其說乃浸淫耳

殿廷植花柳

唐朝殿廷皆植花柳故杜甫詩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宋朝殿廷則植松楸而不植花柳者以見嚴毅也我朝殿廷松楸花柳皆不植亦有深意

黄冊

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黄冊自劉宋時已有

之齊高帝即位嘗勑虞玩之與傅堅意檢定詔曰黄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云云時亦稱人籍今世多不觧黄字之義余偶閲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為黄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户籍即今之黄冊也謂之曰黄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

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咏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雁足書

雁足傳書世傳為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雁足葢漢使者常惠自胡中還知武尚在故漢家令人入胡求武托言上林獲雁得武書也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真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雁獻經者經畜之雁見經輙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

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手書一詩於尺帛繫雁足而縱之其詩曰露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復書於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蘇武而為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為武問罪於胡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

此滅宋為之一歎經字伯常澤州人

群龍無首

易群龍無首王弼注云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為物之所不與也孔頴達未疏無首之義今之佔俾家謂龍之剛猛在首乾之六爻皆用九是純陽之卦也不宜復濟之以剛必變而為柔是無首者無剛也余謂不然通乾之卦皆是陽剛必純剛而後可為乾故象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無剛是無健也幾乎息矣以上諸爻皆不

宜息豈以乾之六爻而可息耶且初九曰潛龍九二曰見龍九五曰飛龍上九曰亢龍皆指一龍也而此獨曰群龍則非一龍可知夫首者先也無首者言當此群龍俱興之時我不可以身始事也故象曰天德不可為首者謂陽剛既在我則候時而動不宜首事左傳曰無為禍始即此意也且乾坤二卦其理相通彼此互用故坤之彖有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葢居後而不居先在群龍之時即乾亦宜如此不特坤為然也余故曰群龍無

首謂無為事首而非謂剛德可無也若謂剛德不可純用必變而為柔則上九之亢龍已先詳之矣而此又言無剛得無重復乎宋均曰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為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宜補注疏之闕

佛不能作福

唐懿宗末年信佛故迎佛骨夢佛骨至而大駕遂晏亦足以明佛之不能作福矣

書啓慎餘字

今人作書啓於左方之末書慎餘左冲無他諸語世皆仍之而不詳其所始余閲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畀者書啟必於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勑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慎餘等語者示行畀不敢更有他語也

術者决王荆公去位

王荆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曰今力乞去上未許請看旦夕便去得否耳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便好休予往

日曾為相公言之矣要去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决噫今之鐘鳴漏盡自託於上之不許卒客死長安者安得此術人一决乎

易字義

易經之易說文曰蜥蜴蝘蜓守宮形象也是易即蜥蜴也余按爾雅及注疏諸書蜥蜴之形殊與易字不相似戴侗作六書故亦已疑之古人製字象形最多亦最似而於蟲豸之類尤不茍作故易字上从日下从月為東

西代明變易之象是矣若說文下从勿不从月而曰此象形也於蜥蜴之形何象焉爾雅釋蟲有曰王蛈蜴者注即螲蟷也似蜘蛛居穴中吐絲網穴口有足江北人呼為蛈蜴余謂其形實象易字故亦曰蜴而从勿不从月者象其足也且蛈與蜥音相近或蛈蜴誤為蜥蜴亦未可知況爾雅止言蜥蜴未言蜥蜴之蜴為易也即蛈蜴之蜴亦未明言為易然曰象形則易為蛈蜴而非蜥蜴不待辨矣說文多有可疑此其一也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羅泌以為妄謂楚莊賢君孫叔敖賢相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入鄭且舍於鄭伯之服非復前日之頑獷也周為共主彼豈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傳國之物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妄也余謂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為首稱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鼎亦嚮慕之私耳王孫滿

惡其強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器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為罔則又不盡信書之過矣

漢高后答匈奴書

漢高后時匈奴冐頓遺書曰願以所有易其所無亦誖謾甚矣高后名群臣議樊噲欲擊之季布謂噲可斬是亦一見但令謁者張澤報書即不能直詞切讓亦宜置有無相易之語於不問可也今書乃盛自貶損曰年老

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能無汗顔乎

夥頤沈沈字義

陳勝既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之陳求見及見勝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馬班二史皆同其下文曰楚人謂多為夥索隱曰服虔云頤者助聲之詞也謂涉為王宫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而班固則削去頤字豈以詞助且上上言夥涉故此不

必加一頤字耶王文恪曰夥頤方言也班書不宜削去甚是若沈沈二字索隱未釋應劭注班書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余謂沈沈二字亦當是方言若以為宮室深邃之貌則於夥頤二字重複矣沈沈之語必有所指今苦未能詳耳

漢書人物表同名

古今人同名同姓者甚夥但前漢人物表有一士鞅在中上又有一士鞅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曉豈有兩

鞅耶抑誤書也

機雲為顧婦贈答

陸士衡為顧彦先贈婦末章結句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是以為彦先之婦贈彦先也且士衡既為彦先贈婦而士龍又為彦先婦答不知彦先之婦於機雲兄弟何所瓜葛而形之翰墨如此

六朝文法不通

六朝操觚之士其文法真有不可解者劉越石贈盧諶

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及盧諶贈劉越石其詩序有云在木闕不才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巻異蓬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眄不免餱賔以匠者時眄應在木句以不免餱賔應處雁句而於中間乃添入巻異愚殊二句上下刺戾如是

雪月二賦

謝惠連雪賦謝希逸月賦詞藻旣同機軸不異惠連之賦止多王起為亂耳弟希逸警語濬於心靈大非惠連

所可彷彿昭明並録竊所未安他且勿論即惠連起語雪宫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此老學究口吻也希逸肯道之乎

韜略非吕望筆

兵家六韜三略相傳為太公望之書苐騎戰之法始見於趙武靈王而六韜首列其説何也余意太公望嘗為此書久或亡去今所傳六韜三略乃楚漢間好事者所補非望筆也班固志又有六弢下篇則周史所作乃定

襄時人又曰顯王之世崇文總目謂漢世已失此書又不知作何語也

明月夜光

明月夜光世皆習知其為至寶然莫詳其本末高誘注淮南子漢時中山之國有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葢明月珠也是珠名明月起於漢也然秦李斯上書已曰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和卞和也隋者非漢中山國之

隋矣豈上古故有隋之珠名明月而蛇所銜以遺中山隋侯者亦即此珠耶高誘注淮南止言漢中山之隋侯珠是紕漏也高誘又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是明月珠之外又有夜明珠矣故班固兩都賦上既云隋侯明月下又云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亦以明月夜光為二珠而許子重即以明月為夜光㒒都賦亦云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則明月珠亦名夜光是一珠而兩名也或一珠或二珠經典失詳故説者參差第夜光明月皆珠也而西

京賦曰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為燭懸黎者璧也非珠也鄒陽亦曰夜光之璧是璧亦有夜光不特珠矣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光照一室是夜光為通稱不繫於珠與璧也余謂明月夜光固不繫於珠與璧凡珠與璧夜中能有光照人者皆得名之不必實指隋侯之珠與懸黎之璧也五臣注文選未得其詳故稍詳之

珊瑚

珊瑚之名詳於載籍廣雅曰珊瑚珠也誤矣張銑注西京賦亦曰珊瑚珠樹也亦誤豈其止見珊瑚之製為珠者而未見珊瑚耶珊瑚止宜言樹不得言珠也珊瑚生於海中司馬光類編云或生於山不知何所據珊又桑葛切

輦路

輦路二字世皆以為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纚屬如淳注曰輦道閣道也與

李說同是輦道即輦路皆非道路矣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人以官署墀內之道為甬路乃傳誤也

慎子名姓辨

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將軍趙岐注慎子名滑釐正義同朱考亭從之又按史記慎到趙人謂慎子即慎到是到又慎子之名諸書皆同但下文此則滑釐所不識也為慎子自呼余按古人自呼皆呼名未有呼字者豈慎子以滑釐為名而以到為字耶皆不可曉莊子天下篇又

曰慎子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故薛仲常應旂著四書人物攷遂以慎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呼其名也豈師弟同名耶姓譜諸書又以滑釐字慎子其後以字為氏而以滑釐為慎氏所自出則益誤矣慎子之先當有慎氏慎之姓非自滑釐始也

結字即髻字

古有紒字而無髻字紒音界即髻也史記西南夷傳魋結即魋髻乃借結為髻韓退之石鼎聯句長頸高結正

用此字高結之下有喉中作楚語句蘇東坡有云長頸高結喉是不知結即為髻也故結讀作髻是也楊用修乃欲讀凡結髮皆為髻髮似誤葢結髮即髻猶讀結為髻字義能無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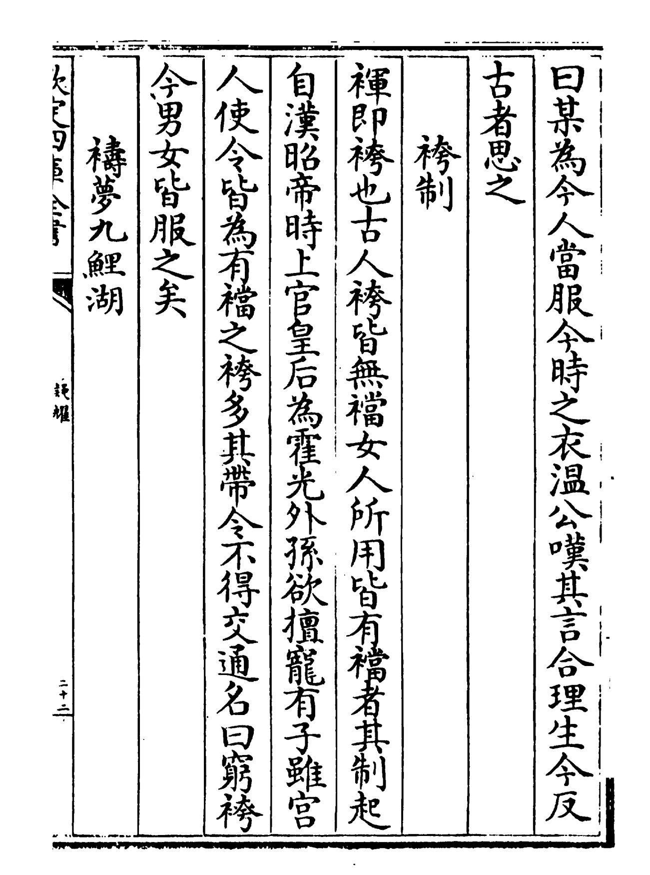
名字相同

古人名字一族之中且有相同者豈其族大且衆不相聞耶據左傳魯莊公之孫有仲嬰齊而魯文公又有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之從祖又且同時而

名同何也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士文伯亦范宣子之族而與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此不可曉

冠服不必反古

今人行誼文章皆不求如古人惟於冠服閒動必以古為式所稱生今反古者非耶昔司馬溫公依古式作深衣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


曰某為令人當服令時之衣溫公嘆其言合理生令反古者思之

袴制

褌即袴也古人袴皆無襠女人所用皆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為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為有襠之袴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令男女皆服之矣

禱夢九鯉湖

閬中九鯉湖禱夢者嚮應靈異無虛禱者然亦於事後乃驗或有當人之身不驗身後子孫始驗者余庚子請告南歸經過其地僕夫以禱夢請余謂之曰吉凶禍福我既不能前知即前知亦豈能移易者禱之何益

延篤挂名常侍碑陰

趙明誠金石録載漢中常侍州輔碑陰其鄉人為輔立碑者題名自漢陽太守而下凡四十有九人惟延篤叔堅見漢書耳明誠謂東漢名卿賢大夫死則門生故吏

為之立碑而題其陰延叔堅當代顯人乃挂名於閹竪
之輩似亦可耻余謂不然叔堅嘗有書與李文德矣此
豈出入閹竪之門者且叔堅後坐鉤黨廢錮鄉里至圖
其形於屈原之廟非終始無疪安能有此洪适因引漢
靈帝時太丘長陳仲躬吊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事以
釋之便自快然葢時政既惛達而得位則正色立朝不
可朋奸此經也身退窮處則同塵所以遠害亦一時之
權君子所不廢也叔堅居里而同郡為閹竪勒石借其

名以為重叔堅豈得而拒之乎此非門生故吏之比明誠又何疑焉

坡公論畫竹

蘇子瞻畫竹從地一直起至頂米芾問何不逐節分子瞻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及作文與可篔簹谷畫偃竹記有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於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

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雕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慒焉喪之豈獨竹乎余謂此言不獨畫竹為然即推而山水諸丹青又推而臨池又進而天下國家何事不然是東坡言技乃言道也

坡公詩文

蘇東坡絶世之才早年學詩獨宗劉禹錫而不及王楊盧駱高岑李杜諸公晚年雖曰學李青蓮其得意處雖迫真然多失於粗止能為白居易則以信手拈来不復措意耳又言平生不好司馬史記然其文多有模倣司馬者朱考亭謂坡公晚年海外文字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此又非知坡公也

佛字辯

今人以佛為覺余嘗求之不得其說使此佛字為西方

所製則譯之為覺可也第佛未入中國時先有此佛字矣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又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是佛即為拂而古文拂作㢶又作弜古人觀象而後制字以兩弓从一矢拂之謂也是佛者拂人者也其棄父母離妻子山河大地一切而歸於空皆拂之謂也以佛為覺葢譯者尊信其說而故為此美釋耳不知西方本來果以佛為覺乎即此一字而譯者失之則五千八百

卷中皆以漢語譯之者一一皆西方本来意義乎請以質之事佛者

瘇病聖人

周武王克商之二年即病瘇是瘇且病聖人也何問君子周公雖以身代告天然武王竟以此疾不起乃知人之壽夭皆定於天雖忠如姬旦亦不能回天也

大麓辨

書堯納舜於大麓孔安國輩以為大録萬機之政而桓

譚新論亦以為領録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故東漢始以牟融録尚書事蓋本於此後代多因之故有以大麓為三公之位者王克已非之矣張九成曰處之深林大澤之間謂觀聖人者皆當自其難堪處觀之耳堯之知舜豈待以難堪者試之哉惟大傳曰堯推尊舜屬以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𢙣劭云麓者林之大也鄭康成云山足曰麓羅長源得之其説曰古者天子以大事命諸侯則為壇於國之外堯聚諸侯以命舜陟位居攝

致天下之事欲天下諸侯皆明知舜之受命也是可以剖千古之惑但長源又云因地譬意大麓者大録天下事也是又於前妄未盡祛也余謂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者或當納麓之時適有烈風雷雨而舜偃然自若殊無驚怖見其鎮定耳夫震雷虩虩不喪匕鬯舜能不迷於烈風雷雨此非超越尋常足以當天下之大任者乎故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風雷雨之事益告終易代皆上關天意堯授舜舜授禹而納于大麓皆有烈風雷

雨或天以此而試舜禹亦未可知故當此受禪之日烈風雷雨不迷是足以任天下之大而天遂與之矣如後代有禪位者登壇之日雷雨震電遂至顛隕不能成禮者視舜禹之不迷益可見也此謂天以此試舜禹理或有之而堯以此試舜舜以此試禹則後儒之妄也

經與傳各行

漢初為傳注者皆與經別行春秋三傳之文亦皆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至馬融為周禮注乃

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是後漢以来始就經為注也

三字名辨

人名未有三字者楊用修以戰國董之繁菁謂之繁菁是三字名也余不敢以為然左傳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兩之字皆語助非名也董之繁菁之字即同介之推燭之武之字猶云稱楊用修楊之用修云爾

論語微子篇

論語微子篇凡十一章一微子去之次柳下惠三黜次孔子去齊去魯次楚狂次長沮桀溺次荷蓧丈人次逸民次太師輩去周此皆門人敘述聖賢出處大致而於末乃綴以周公謂魯公章綴以周有八士章者何居余謂周公謂魯公章大意言所厚者薄則無往不薄親而可施又何有於賢士大夫大臣不以則必愎狠而信任小人無大故而棄故舊則新間舊小加大矣求備一人則賢才有弗獲自全者矣此尚可仕於其朝耶非此

四者聖人固不忍去其國也故三人之或去或死柳下惠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意可知矣彼接輿沮溺輩何足以語此哉而終之以八士者蓋慨慕於盛朝謂八士何幸而生於其時以樂行其志不至於為三仁為柳下惠為樂師云爾甚矣孔門弟子善於述聖志也

二王名字之繆

字學之難不特今人也晉人善書弟不甚解字義如王

氏父子名羲字逸少名獻字子敬殊不可曉羲有純義於逸何與獻有成義於敬何與父名羲子名獻尤為可笑禮含文嘉曰羲者獻也後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羲禮器羲尊即周禮獻尊故叔獻亦作叔戲戲與羲通故羲與獻通父子立名豈可茍者羲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針砭藥餌

世皆知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及世紀皆謂伏羲已先

為之并制九針以拯天枉余意百草之嘗始於伏羲而特詳於神農耳余又按靈樞經岐伯對黄帝以九針是針亦古已有之矣非始於黄帝也治病者惟針之效最神疑古先有針而後有藥餌也針本以石為之名曰砭後世乃易以金耳故曰藥石者謂藥與砭非謂金石之石也

冦莱奢儉不同

冦莱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壊益命補葺或

以公孫弘事靳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點油燈罷官日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真異於公孫

觔斗

今人以頭竪於地以脚番上為觔斗戲諸書皆作觔斗惟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竪末収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為跟也或作跟則觔斗字當從孫吾與為跟頭謂以頭為跟也今作觔斗兩字皆誤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藝文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為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有餘不足

人間世自有參差不能如一者自是正理如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三百六十度可矣而必加之五又加之以四分度之一一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虛故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玄之數亦有奇零假借是天地造化猶不能無有餘不足而況於人乎

水銀

水銀一曰汞廣雅謂之澒音同本草圖經曰水銀生符陵平土今出秦州商州道州邵武軍而秦州者來自西羌乃於山石中採麤次硃砂作罏置砂於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盆器外加火煆養則煙飛於上水銀溜於下是以人力製之而後成者陶隱居曰水銀有生熟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硃砂腹中亦別出沙地今不聞有此至於西羌來者彼人亦云皆燒煅也及按西粤志云泗城州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從外境市之或逃走僮

僕或奸商縛雇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之三日即引至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癢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鐵鏟去其首仍埋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國近憑祥州地亦有水銀坑取法同是與本草異也

焦仲卿妻

焦仲卿妻劉氏後人常悲其以嚴姑見逐卒能守志殺身余讀其詩氏非賢婦也姑雖呵責始未相逐乃氏自

請去耳一還其家為弟兄所逼遂適太守之郎君此可謂守志不移耶其舉身赴清池乃遇仲卿於途要之以死恐非其志也

夏世最文

夏尚質周尚文余以為夏固不質而周亦不文也無論夏之九鼎以圖像物者想其工巧必非周所能作即今攷古博古二圖所載周之鼎彝諸物已不能如商之工巧何問夏哉又如禹貢一書其文章之妙亦豈周書諸

篇所能彷彿乃知天下至文必在於質以文為文其文陋矣

字學之難

漢興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誦籀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為史吏民書式不正輒舉劾之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字學之重如此乃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城皐令印皐字乃白下羊丞印四

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邑所宜齊同宜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是當重字學之漢而印章乃朝廷大信猶差謬若此況今日不講字學之時乎

班固賦用騶虞

毛詩騶虞序曰蒐田以時仁如騶虞也班固兩都賦遂以騶虞為蒐田之名而曰歷騶虞覽駟鐵然則詩言雎鳩以美后妃之德今之呼賢婦人者亦可以雎鳩呼之

耶

翡翠屑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古有是語余嘗試之人氣粉犀誠然獨翡翠屑金不知其解偶閲一小說乃知玉有名翡翠者其色如翡翠以之磨金隨手而屑但此玉世不常有未知然否

服玉屑

魏李預好服玉屑而不戒酒色遂至病篤乃謂妻子曰

服玉者必屏居山林排棄嗜欲余謂守此二言何必服玉

西方聖人辨

列子述孔子西方有聖人之語林希逸謂即佛也至今學者皆然其說惟邢延舉據國語有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云周詩有誰將西歸及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如列子所述孔子稱西方聖人果有是語當謂文王於佛何與余得此為之豁然第隋王通自稱

儒者亦指佛為西方聖人何惑乎今之世也

齊鎛鍾銘

妣母也考父也父先母後周齊侯鎛鐘銘皇祖皇妣皇母皇考既云妣又云母先言母後言父未詳其義

鸘鷞

鳳之自西方至者曰鸘鷞至則主疫不祥鳥也古人乃以其羽為裘不知其解

花蕋夫人

孟蜀時花蕊夫人有宮詞膾炙後世然夫人在蜀不足多也蜀後主之母順聖徐太后及其姊彭王之母翊聖太妃尤能詩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聖境為名凡駐輦處皆有題咏鐫於金石今載在豪異秘纂者數十篇皆綺麗有致殊非粉黛口吻其風格出花蕊上尚數塵也獨前後二主文詞不少槩見諸妃后得無對牛彈琴乎後人以蜀之亡皆由於此余謂不然周之后妃篇章具在而周道以昌夫婦人能文亦何足損乃公事且孟蜀之

國事可知即非二后亦能保其不亡耶余按諸傳記花蕊夫人姓費陶九成輟耕錄曰夫人乃徐匡璋女實拜貴妃號曰花蕊者以喻其美也不知與順聖翊聖同族否胡蜀之徐氏女能文若是衆也

疑耀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疑耀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潘曾起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厲守謙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疑耀卷三

明 張萱 撰

八分隸楷辨

書家先有古文次有籀文籀文即大篆也次有小篆李斯損大篆而為之也次有隸秦政時法令繁劇軍期嚴迫大小篆難猝就乃約之而為隸以其可施於徒隸故曰隸或云程邈所作邈故徒隸也其法簡而且易便於

佐使又曰佐書或又云王次仲所作李陽氷曰王次仲始作八分以當時隸字少波勢乃增之因其字方八分遂以為名蕭子良曰漢靈帝時上谷亦有王次仲與秦時王次仲同姓名亦常作八分書鍾元常謂之章程書此八分書所由始也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則與陽氷字方八分之說又異漢石經者蔡邕所書即八分也元常善八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即此體是古之隸與八分有波

勢無波勢微異非兩法也程迥曰東漢以來碑刻皆用八分書如程邈書是也今見古帖隷書自是今之小楷孫過庭書譜謂元常專精於隷書伯英尤工於草體彼之二美逸少兼之過庭所指元常隷書即今所傳力命宣示二帖是又以真行為隷矣故蕭子雲啓勅言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隷式與過庭之說相同歐陽集古録跋則以隷與八分為一趙明誠金石録又云隷者今之楷書亦曰真書是八分也隷

也楷也似皆一體也黄長睿曰自秦易篆爲隸漢世去古不逺當時正隸之體尚有篆籒意象魏晋以來元常士季及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就漢隸運筆結體尚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弗橢今傳世者若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將上晋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右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而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也惟陳隋閒正書則結

字漸尚方而不尚圓然猶依倣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鍾王楷法彌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體唐以後隸與八分為一體而楷遂自為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則歐虞壞之也余謂今之楷書不宜謂之楷只宜謂之今隸而漢之隸為古隸可也

丘明非姓左

左丘明古今相傳丘明名左姓也余偶閲一小説呉興地名丘墓者一村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稱左史丘明之後云明為魯國左史則左者乃史官之名如左史右史之左而丘乃姓明乃名也是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

蚩尾誤作鴟

今宫殿鴟尾之鴟非鴟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栢梁殿恐有火災乃飾以蚩尾蚩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

大令作鴟殊誤

障車文

世皆知古有催粧詩而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篔篔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令其文不傳想亦催粧之類也

射策之制

今人皆知科場對策爲射策謂如射覆之射是也唐摭

言載漢射策謂列數策於几案上令士人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而對之或亦一說也但攷漢制並無此說不知其説何所據

烏鬼之辨

杜工部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沈存中以烏鬼為鸕鷀苕谿詩話引元稹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作龜稹自註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故苕溪以工部所稱烏鬼為神鬼非鸕鷀也余嘗疑之謂稹或得於傳聞故戲而入

詩耳一日讀稹集有聽人彈烏夜啼引詩乃謂作拾遺時被謫其妻竟禱於烏鬼始得還官則是實賽烏鬼也而烏鬼乃鬼神矣第烏鬼不知何神而稹之妻禱之稹信之殊足掩口若工部所稱烏鬼則沈說為正碧溪為謬蓋下有食黃魚語非鸕鷀而何

晁無咎能畫

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晁無咎未嘗以畫名偶閱陳後山詩集有晁無咎畫山水扇詩云前生阮始平

今代王摩詰偃屈盖代氣萬里入方尺則無咎之畫亦有足觀惜世不傳耳若阮始平能畫畫譜亦未嘗載後山詩可以補其闕矣

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蘇東坡稱之謂其一言為天下法以余按之有可疑者昌黎諫佛骨矣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干墓誌歷叙以服食敗者數人為世誡而晚年復躬蹈之白樂天有詩曰退之服硫黄一病訖不

痊是昌黎知誡人而不知自誡也然樂天既知誚昌黎亦好言服食事嘗有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其序云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為事乃知異端易惑即高明之士亦所不免也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二公豈未之聞耶

男女兩體

一友人嘗謂余言今武進縣尚書某者其夫人半月為男半月為女為男時能御女自置妾媵余始疑焉後閱

諸傳記則往往有之晉恵帝時京洛有人具男女兩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晉五行志謂之人痾宋趙忠恵帥維揚日其僚友趙叅議者有婢甚慧黠叅議欲私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體也遂聞於有司蓋身有兩形前後姧狀不一乃寘極刑元有李安民者嘗於閩之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接一再漸具男形與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私通事正相類張師正採異録景祐中廣州舶商韋某女年十歲變為男子與

侍婢交有孕嘗與吳舍人潛同學好讀文選雖鬚出於
頷然舉止言譚猶婦人也彼武進尚書夫人何足訝哉
然王歷通政經曰男女兩體主國淫亂此非太平之世
所宜有也大般若經載四種黃門其四為博叉半擇迦
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房二星皆男
女兩形更為雌雄異物志靈貍者自為陰陽故能媚人
若此輩者豈博叉半擇迦及心房二星靈貍所化生耶
第諸傳記所載皆非令善武進尚書夫人獨富貴終身

則不得其説矣

詠花不語

牡丹有名醉西施者韓昌黎詩對客偏含不語情羅隱詩曰若教解語應傾國蘇東坡詩不如此花不解語世間言語原非真三公皆詠不語而一解轉深一解矣

滕王蛺蝶圖

滕王蛺蝶圖歐陽歸田録以為滕王元嬰余按畫斷乃元嬰之嗣王湛然者畫蛺蝶雀兒曲盡其妙非元嬰也

婦人自稱

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母常以夫姓自稱為李衛今婦人自稱宜倣之

瓊奴

宋時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一詩云無人解妾心日夜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不書姓名陳后山有詩二首紀之然亦未詳瓊奴出處余偶閱青瑣高議乃得之瓊奴姓王氏為郎中王某幼女父死失身於趙

奉常家為主母凌辱道出淮上乃自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有歌紀焉則永安驛題詩之女子亦必名家子嫁為人妾而失意者也

宋紙背面皆可書

顏文忠每於公牒背作文稿黄長睿得雞林小紙一卷已為人書鄭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草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来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顔乃惜紙黄或好奇耳余幸獲校祕閣書籍

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牋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衚衕

今京師呼巷為衚衕蓋胡語也世以為俗字不知山海經已有之食罝鳥可以止衕郭璞注治洞下也音洞又飛魚食之已痔衕獨衚字尚未經見

骨肉相關

宋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饑餓為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為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為久要此誠理到語余於仕宦讀書朋友請從事矣獨骨肉一語不能如命衰慈八十膝下止萱一兒宦遠祿微不能迎養亡弟一兒猶未成立平安之耗兩目欲枯若於此事可不相關尚何事可相關耶

給事中不宜稱黄門

今人稱給事中為黄門葢始於漢而不知其誤也余按漢輿服志禁門曰黄闥內人主之黄門即黄闥也内人者閹人也漢給事中位次中常侍侍中黄門之下是黄門止可以稱宦者不可稱給事中也但漢舊儀又曰黄門屬黄門令日莫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夫曰入對青瑣門拜則又非宦者是給事中之呼為黄門自漢巳誤矣葢黄門本宦者之稱以其所司者黄門耳給事中不司黄門而可以黄門稱之耶

二千石

世皆知郡守為二千石不知在秦時郡之尉亦秩二千石也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者

五星聚

五星之聚自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春秋時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安禄山反天寶九年五星聚尾箕宋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皆載在史傳者凡四而已李鄴侯家傳謂肅宗

復長安其年五星亦聚東井唐史未載是自周及宋五星凡五聚也天寶九年之聚無論矣即齊桓之霸亦何德以致之耶語曰天道遠信矣

婦人以父姓為名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之姓為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為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𢡟姬是又以姬為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

為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於姬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為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為京之權所怵也

七均七始

宮商角徵羽五音也曰七均者有變宮變徵是為七也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夫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不能和也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

窮故至角乃隔八下生其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是羽聲雖距正宮二律而距變宮止間一律也變宮又隔八上生其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是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亦止間一律也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為均相和以均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

雲南荔枝

荔枝閩廣四川有之他處未聞元李京雲南志土獠蠻

以採荔枝販賣為業當是荔之枝非龍眼荔枝之荔枝也

習流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索隱謂流放之罪人正義謂流利慣熟皆誤吳水國習流者謂習於水戰也

文正美謚

文正之謚美謚也宋時得此謚者惟吕蒙正王欽若司馬光王曾范仲淹鄭居中蔡卞陳康伯八人而已後張

知白夏竦皆欲得此謚而司馬光論其不可故知白謚文節竦謚文莊其嚴如此若李公昉王公旦謚法通紀亦曰謚文正者非也二公原謚文貞後避御諱世遂呼為文正耳然欽若與丁何物而亦得謚文正何也

石奴

後魏時諸王孫貴臣多服石藥每病輒稱石發陳後山有詩服石為石奴言為石所使也石奴二字亦新

茶用鹽薑

烹茶今未聞有用鹽薑者蘇能烏嘴茶詩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黄東坡和寄茶詩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陳無己乞茶詩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鹽薑枉肺肝是唐宋以前茶皆用薑鹽也有友人嘗為余言楚之長沙諸郡今茶猶用鹽薑乃為敬客豈亦古之遺俗耶

白牯青奴

傳燈録長沙岑和尚有曰貍奴白牯却知有白牯葢謂

水牯牛也陳后山齋居詩有云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青奴二字黄魯直云趙子充竹夫人詩凉寢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宜名曰青奴及任淵注陳詩以白牯為白角簟乃借用以對青奴也恐未必然青奴是竹器疑白牯是簟固是的對苐後山詩博而核萬無如此借用者或白牯别為牀笫物當是鄉語耳

秦法棄灰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苐棄灰何害於

事而苛酷如此余嘗疑之先儒未有發明者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輙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為畜馬計耶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為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别群是毋燒灰者亦為馬也固知棄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為苛耳

臧文仲

臧文仲左傳言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先聖又謂其竊位其人品可知第古今三不朽之言首發之者文仲也在當時亦必能立言者今傳於世無幾豈以其人廢言耶抑遺逸多也

至老稱詩

龎相國籍喜稱詩即相府幾務宂襍而吟咏不絶口及疾亟猶手録十餘詩以示司馬温公復書其後曰欲令

吾弟知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其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甍今操觚之士一入仕籍便絕口不復稱詩且以此道相戒此固汨沒於世態蓋亦於此道淺故不得不棄去耳

樂府譌鈌

風雅滅而離騷作離騷又廢樂府繼之此詩之正宗也樂府者漢之鐃歌是也當時采於民謠襍以趙代秦楚之風而傳世永久訓詁譌鈌至有不可曉者自樂府解

題出而後稍稍能發明然今之辭存而可以測其義者不過一十八篇耳前後文人擬而作之無慮百數大率不宗本旨或自立新意以句讀富贍為雄且言語淺陋皆失古人之意又題解出於二三子之手或智識淺薄不能究見其微使後之學者無所依據故千載之間竟無定論特存其名句而已如思悲翁一篇有奪翁美人梟子五梟母六之句以理推之必無五子而六母也大意以梟為不順之鳥言毋攜其子捨巳從人而去力不

能取故發於音聲而悲怨之今究其義則似是言五子與母併其數為六也又有所思一篇乃男女相絶而相怨者其言摧折之焚燒之與君斷絶不復相思不為已甚乎以此喻君臣則非三宿而後出晝之義以此喻夫婦則略無忠厚之㫖豈若氓之詩猶有道其宿昔拳拳不忍之意乎余嘗欲變其本旨謂與君雖絶專思君庶可補於風雅而有益於世教也尚當與博古者再詳之

官吏不得受監臨飲食

漢法凡吏受監臨飲食皆免官景帝時以為其法太重

更議著令於是丞相廷尉議凡吏及諸有秩者受其官

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故此時吏亦

得受監臨飲食也第必須償費乃可如不償費則猶免

官故卓茂為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雖不

為聽然是時受監臨飲食之禁尚嚴故民得以言亭長

耳因念戰國有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者漢法實始於此

此法至宋時猶守之故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

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及省司衆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皆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已准盜論時曹修知鎮戎軍受鄰人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司竟坐贓論廢於是司馬温公以為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止謂珍異見錢耳今曹修止於尊酒隨而自首已為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為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非厚道也自後

所犯如上條必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相饋餉者皆勿論遂為令嗚呼古多廉吏固自古風然而古法之嚴如此雖欲不廉得乎今苞苴公行至以餽遺厚薄為官殿最安得賈漸起曹修輩起而按之

婦人裸撲為戲

宋嘉祐間正月十八日上上元節上御宣德門名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

賚夫婦人相撲有何可樂且上有天子下有萬民后妃侍傍臣僚縱觀而使婦人裸戲於前何以隆禮法示四方乎余初疑此或偶爾為之後閲司馬温公劄子有此一議乃知此戲原罝樂籍中又民間街市亦以此聚衆為戲不知始於何時有此不美之俗也

司馬光辭知制誥

宋朝凡知制誥者皆先試官久而後用故司馬温公以修起居注試知制誥矣及實授知制誥凡九上辭免乃

改天章閣待制後治平四年復除翰林學士亦三劄辭免夫温公豈不嫺於詞命者耶其辭知制誥第三劄曰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填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為人指笑及辭翰林學士第三劄亦曰禀性愚鈍拙於文詞若使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於代言視草最其所短此固公謙損之語然以余閱公生平文字其於詞命之體果不盡合是人各有能不能耳今代知制誥者皆循資

而用不問能否何怪乎四遠指笑乎

陰陽地理之說

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為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余按古者葬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陵也然考其子孫之吉凶亦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丁巳日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是雖

卜日亦不拘拘於日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不擇地形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地之吉凶又何論焉夫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而祖考安則可矣若欲為子孫求福澤至延歲月令祖考遺體暴露而不得葬是欲子孫安而不必於安祖考也仁人孝子豈其然乎

飱菊

楚詞餐落英菊英也今人餐菊者皆生餐之亦未聞有烹炮者温公晚食菊羹詩采擷授廚人烹瀹調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真味完不知其法何似

蘇子由制策差錯

嘉祐中温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極諫科試卷内有圓毡兩號詞理高絶獨傷於切直而毡字號之卷又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舛温公與范鎮同議以圓字號為第三等毡字號為第四等詳定官已如

議矣初考官以為不當朝廷遂更差官重定復從初考
遂以毡字號卷為不入等温公抗議毡字號文詞臣不
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為
切直若以此見黜是名為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上曰
言果切直不宜棄也乃降一等収之則蘇轍也今轍集
中所對策原無差舛豈見収後潤色之耶轍與軾兄弟
齊名而對策亦有差舛當是少年問學或未到耳今制
考試編排字號皆用千文宋時試卷字號必另製字樣

故圓毡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死而尸溫

宋嘉祐中廣陵有蔣生者逸其名死十四年矣而尸猶溫妻子不敢殯殮留尸於牀嘗有書自遠方以貽其妻子筆跡宛然劉攽有詩云三徑積荒草玉棺不上天初疑青竹葬有值吳門仙妻子同脫屣衣冠如脫蟬何年獨鶴歸悲歌城市遷此亦載籍未經見者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為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黄六

今京師勾闌中諢語言紿人者皆言黄六余初不解其

義後閲一小説乃稓黄巢兄弟六人巢為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為黄六也

宗藩之盛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余纂修玉牒萬歴二十二年止屬籍者巳十六萬人今又十年其生齒尚未知其數也偶閲侯鯖録載唐元積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掃秦灰之燼我高祖革元政之獘其功同也故胥嗣之盛亦相同乎

燕脂

古今注曰燕脂之草出自西方葉似紫蘇花如茜土人染粉以為婦人面色故名燕脂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為之非彼之草染之者秦始皇宮中悉用紅粧疑始於秦余按李石續博物志三代以降塗紫草為燕脂又非始於秦也紅花一名紅藍又名黄藍張騫使西域得之以其葉同藍故曰藍燕或作臙作因作胭脂或作支匃奴妻曰閼氏讀作胭脂謂其顏色之美也有一説燕脂

作烟支唐睿宗女代國長公主少嘗作烟支棄子於階後乃叢生成樹公主歎曰人生能幾我初笄嘗為烟支棄其子今成樹陰映瑣闥人豈不老乎是烟脂又有樹有子非草染者不知何種古詩匈奴歌云奪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以山有草可染臙脂又不獨出西域也

粉

古今實録曰蕭史與秦穆公錬飛雪丹其第一轉與弄

玊塗之即今鉛粉也婦人傅粉自秦始余桉墨子禹作粉張華博物志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時婦人已傅粉矣未知然否但婦人傅粉斷非始於秦也周靜帝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粉黛令宮人皆黃眉黑粧黑粧即黛今婦人以杉木炭研末抹額即其制也若黃眉則唐詩有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鵶黃粉白車中出今不復知其制矣一説黑粧亦以飾眉漢給宮人螺子黛故云黛眉曹子建七啟玄眉施兮鉛華落即墨

眉也庾信詩云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黄細安是黄黒俱眉飾未嘗廢黛也額上塗黄亦漢宫妝梁簡文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黄虞世南袁寳兒詩學畫鴉黄半未成是黛色或以點額或以施眉黄色或塗額上或安眉角古人媚粧隨意皆可

妲巳

妲巳古書有作䵟巳者說文白而有黒曰䵟字統黒而有䵣曰䵟二説皆不離一黒字則妲巳之貌斷非瑩白

矣古有玄妻亦云其貌如漆有光可鑑晉惠帝賈后短形青黑色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腯而慧豔鋹嬖之賜號媚猪此皆以黑見寵者世廟有尚妃者貌亦黑宮人稱為黑木娘娘寵冠一時則黫巳玄妻當不誣也

火浣布

逸周書有火浣布贊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是白色也山海經云布出火山國火中有白鼠毛可作布敝則以火燒之如

新與十洲記同此即周書所稱疑雪者也玄中記又云南中有炎山其山有木取以為薪燒之不燼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是火浣布有二種也今海外諸國入市嶺南者往往有之余嘗見乃灰色者未及詢其為木皮為鼠毛也今回紇之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不燼亦不作灰婦人取根為帽入火不焚豈亦炎山木之類耶余於京邸見有數莖合而為一疑鼠毫又不類大較似木皮中可績者其色瑩白以火燃之并沃以膏火中透紅

以為必爐及取出則雪白如故雖毫末不損始信逸周書所贊非妄也

太玄潛虛

易之為書廣大精微天地古今萬物萬事無一不備無一不徹揚雄之太玄司馬光之潛虛皆易之所已詳者也夫玄與虛得無贅乎噫乳出酪酪出酥酥出醍醐若雄光輩之所作是又從醍醐中覓酥從酥中覓乳也

楊用修妄改杜詩

楊用修謂顏延年赭白馬賦驌驦出冢之敗駕後人改出為突乃佳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後人改逐為將乃佳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後人改始為才乃佳此癡笨人前説風流也突字拙出字巧才字俚始字文惟作者自知之耳獨以逐為將雖詩有不遑將母及古樂府一母將九雛杜豈不知者其用逐字原有深意婦人三從其一從子逐即從義也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逐此正詩家三昧以將字易之不亦淺乎用

修又以杜詩江平不肎流謂意求工而句反拙不及李群玉水深難急流巴渝竹枝詞大河水長漫悠悠為勝於杜余謂竹枝詞此何等語可以擬杜即難急流不亦淺而俚乎杜之妙處全在不肎二字蓋本陶淵明日月不肎遲晨雞不肎鳴来故不肎二字杜甞四用之秋天不肎明干戈不肎休王室不肎徹而惟江平不肎流最佳余家有小樓臨長江每於夏漲時憑闌輙思杜之不肎流句乃詩中畫也

象

世言象膽隨四時在四足亦未必然劉跂暇日記載象營三象死剖之其二膽果在足其一膽在腹中歲巳亥今象房象死余往詢之膽亦在腹中也聞象具十二肖肉惟鼻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月建寅即膽在虎肉其說又不同未詳孰是劉跂云象肉觔理段段不相屬則誠有之又云味亦各異故世言象肉干味亦未必然也

天地止有三行

西僧利瑪竇言天地間止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又以氣為一行人頗以為誕余謂此非利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至矣盡矣然此非邵子之言也岐伯對黄帝曰大氣舉之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内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雞子冪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如覆奩於水而奩不没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虚空即氣減一尺地即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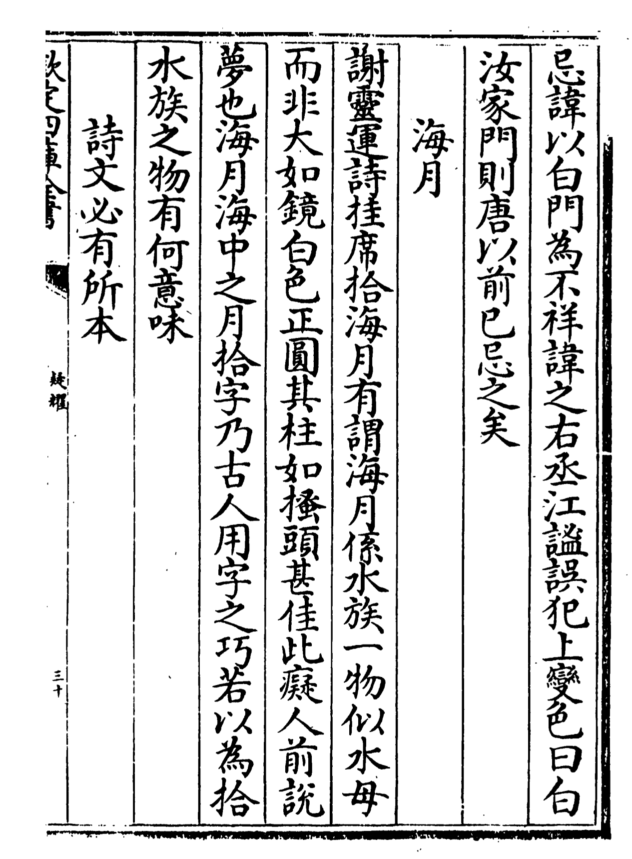
一尺氣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於太虛猶氷之凝釋於水葢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動氣隨氣為水母氣聚水生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間有許多氣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為沴矣夫日者火也葢日圓竟千里無物不破升天萬

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濫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為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

衣冠以白為忌

今世冠服皆以白為忌亦出於古禮父母在衣冠不純素素即白也余閱隋志古未必然宋齊之間天子私宴着白高帽士庶以黑太子在永福省帽亦以白紗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晋人多着白接䍦接䍦亦巾也南齊垣

崇祖守壽春白紗帽肩輿上城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以葛為之葛亦白也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即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稱白紵紛紛鶴翎亂者是也唐六典天子服亦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韈皆以白眎朝聽訟燕見賔客皆以進御皆古制也白不為忌如此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若以白為忌其或起於唐乎宋明帝末年多



忌諱以白門為不祥諱之右丞江謐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則唐以前已忌之矣

海月

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有謂海月係水族一物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甚佳此癡人前說夢也海月海中之月拾字乃古人用字之巧若以為拾水族之物有何意味

詩文必有所本

先輩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余謂自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他且勿論即作古選體有一字不從漢魏中來便不是古選作律詩有一字不從盛唐諸公中来便不是律詩故唐選體之所以不及漢魏者是以唐人字眼作古選宋律詩所以不及唐者是以宋人字眼作唐律也

餘甘子

虞允文與人書有云南詔餘甘子一桶王元美宛委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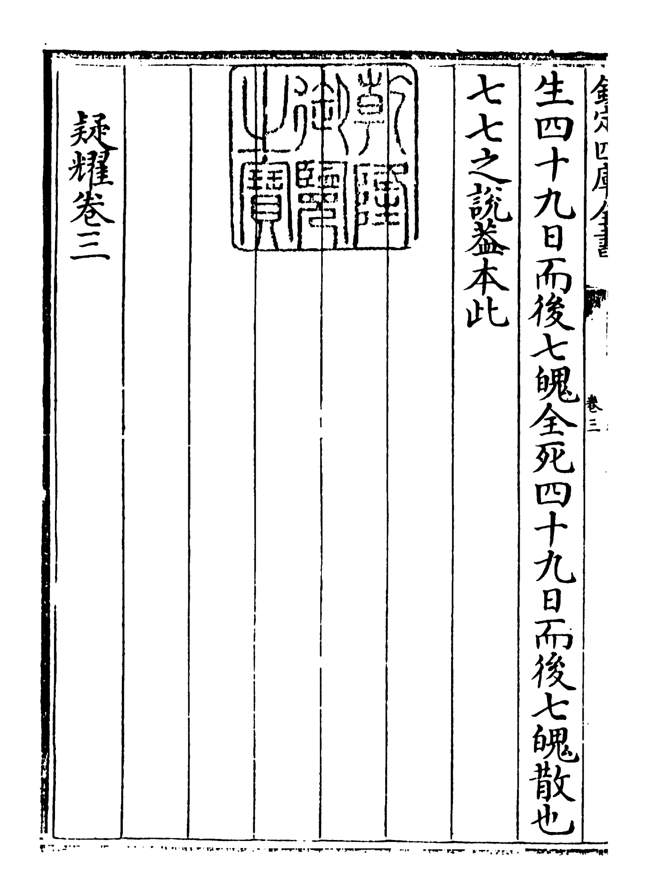
篇載餘柑子見臨海異物志謂與橄欖同一果及閱異物志謂大小如彈子九理如定陶瓜瓣初入口苦咽中甘與橄欖同味乃知正余里中所呼油柑子也元美未見遂云今天下饒橄欖絶無餘甘物之難博如此弟柑當作甘不宜从木允文當不誤或傳寫誤耳

七七

里俗人死每遇七日輒設奠七七四十九日乃已今國朝大臣諭祭亦有七七雖非通行古禮但禮亦有之人

生四十九日而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後七魄散也

七七之説葢本此



疑耀卷三